

211国道柞水段：一路繁花醉秦岭

文 / 图 宋恺

开车走在211国道柞水段，路边的花树绝对能把人美到挪不开眼！粉的、紫的、白的花朵缀满枝头，搭配着秦岭的绿水青山，妥妥实现“人在车中坐，车在画中游”。这条由102省道升级而来的公路，不只是交通要道，更藏着丰富的动植物知识、柞水人的乡土情愫，串起一路绝美风光，也装着我与红叶李的专属回忆。

先给大家聊聊路边这些“颜值担当”，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专属身份。红叶李，学名紫叶李，属于蔷薇科李属小乔木，最高能长到8米，每年4月迎来盛花期。花朵初开带点淡粉，细看实则洁白，花瓣薄如蝉翼，风一吹就簌簌飘落，铺满整条公路。它的果实直径只有1至3厘米，又小又涩。主要用来绿化观赏，还能吸附尾气、固土保水，是行道树的绝佳选择。路边还有非红的石楠、淡雅的鸢尾、常绿的冬青，以及樱花、紫薇，春日樱花满枝，夏日紫薇盛放，四季景致各有韵味。这些花木不仅扮靓公路，还能净化空气、守护边坡，更承载着柞水人数百年的爱树习俗。《三秦采风》里记载着当地民谣：“一棵苗，一桶水，我和树儿有缘分；年年栽下几棵树，开花结果启后人”，柞水人栽树寄情，早已将树木与生活紧紧连在了一起。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陕西行首站到柞水，不仅带火了“柞水木耳”，更让这里的康养旅游出圈，他称赞柞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天然氧吧”。这条繁花簇拥的公路，成为串联柞水旅游精华的黄金廊道，文旅价值拉满。从西安出发沿

211国道一路南行，首先打卡牛背梁，感受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与中央水塔生态魅力。下山后再进终南山寨，体验山野古寨的独特风情；沿国道继续前行，途经陕西首个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命名的“最佳旅游乡村”朱家湾村和西北地区首个“国际慢城”营盘镇，便可抵达终南山秦楚古道，看千年古道与高山杜鹃相映成趣。最后探秘柞水溶洞，邂逅北方罕见的地质奇观。全程不绕路，四季皆有景。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我与红叶李的羁绊。2015年刚踏入公路行业的我，无知又懵懂，把清明盛放的红叶李错认成樱花，果实成熟时又把它混同于本地李子，闹了不少笑话。老领导曾摘过红叶李的果子给我吃，起初只觉得酸涩难咽，他却说早年养护条件艰苦，这酸果能生津止渴，吃得津津有味，演绎出现代版“望梅止渴”的故事。适逢“美丽干线公路”创建，我有幸带领工人种植红叶李，挖坑、种苗、培土、浇水、管护。当年一米多高的小苗在日复一年的悉心照料下已长成三米多高的绿荫，每年四月繁花满枝，成为国道上最动人的风景。看着亲手栽种的红叶李年年开花结果，再尝这果实，只觉得酸甜相宜。

如今的211国道柞水段，花树成荫，景点串联，既是秦岭生态保护的生动缩影，也是柞水飞速发展的见证。每一片红叶、每一朵紫花，都在诉说着秦岭的故事，藏着我与这片土地、与公路事业的珍贵回忆。（作者供职于柞水公路段）



三月的秦巴山间，春色正浓，位于安康市平利县长安镇的洪福茶山产业路此时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粉白的梅花与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交相辉映，构成一幅春日画卷，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踏青赏花。

踏入园区，最先撞入眼帘的便是两旁的梅花树，褪去了冬日的萧瑟，满枝繁花肆意绽放，像极了水墨丹青中晕开的淡彩，不艳艳，却自有清韵。一阵轻柔的微风把花瓣都吹落了下来，像一抹粉红的丝绸随风飘落在游人肩头，把一片片茶园裹上粉红的纱巾，使这座以茶闻名的小镇在这一刻都充满了浪漫唯美的春日氛围。此时春光正好，远道而来的客人或驻足拍照，或沿产业路悠然漫步，在淡淡花香中感受岁月静好。

走在这茶香花海中，向远方望去，也是一片壮阔的茶园，满眼绿色让人心境开阔。走到山顶，是茶圣陆羽的雕像，静静矗立在茶园山顶十余年，身姿挺拔，目光温和，仿佛一直凝视着这片滋养茶香的土地，诉说着千年的茶文化。

洪福茶山下的茶旅特色小镇有数家装潢得古香古色的茶吧，忍不住点一杯新采的春茶。沸水注入杯中，茶叶缓缓舒展，汤色清澈透亮，淡淡茶香袅袅升起，品尝到春天第一口鲜，带着春日的清甜与山野的醇厚，这便是春天最动人的滋味。静坐于此，山风拂面，听风吹过茶垄的轻响，看远处的梅花与茶园相映成趣，山野

的浪漫与静谧，在这一刻抵达心底。

和商家闲聊间，不停地感慨，这不仅是繁花盛开的春日路，还是一条承载着乡亲希望的产业路。“公路建成后，肥料直接运到地里，降低了运输费用；采茶工人来回骑车，缩短了路上时间，有更多时间采茶，增加了收入。交通环境的改善，方便了来人们踏青赏花、休闲散步，肚子饿了要吃饭，走时买上几斤茶叶、几盆花卉盆景。”老板乐呵呵地给我数着这条路带来的好处。回去后，我查了官方的资料，长安镇的“茶旅融合”独特模式，累计建成2.1万亩茶园和5000亩绞股蓝产业园，培育了67家茶叶加工厂、12家中省市龙头企业，创建了8个省市级茶饮产业园区。洪福茶山通过修建10公里观光主道、户外烧烤、露营基地等景点，种植了8万株景观花木，形成了“茶园即景点”的旅游生态。年均吸引游客超20万人次，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产业因路而兴旺，群众因路而富裕，公路因产业而美丽。

此时的洪福茶山，既有梅染茶垄的诗意浪漫，又有茶旅融合的生机盎然，春日的美景与产业的希望交织在一起，绘就了秦巴山间动人的春日画卷，书写着乡村振兴的美好篇章。这春日的茶香与梅香，终将随着这条产业路，飘向更远的地方，见证着这片土地的蓬勃与新生。（作者供职于安平分公司）

平利：洪福茶山赏春花

文 / 图 郭宏

洋县五岭观花环线

文 / 图 孟庆林

惊蛰雨后，秦岭深处虽还裹着雾气，已不那么冷了。这地方挺神奇，明明在陕西，却没有北方的干冷，反倒透着南方的湿润，像是被大山护着的一块宝地。早上起来，雾还没散，绕着山头飘。我踩着土路往前走，鞋底跟泥土摩擦，沙沙的。空气里湿漉漉的，混着青草味儿。抬眼望去，路边的迎春花已悄然绽放。

在洋县乡间，迎春花是报春最早的一波。花枝从灌木丛里伸出来，软塌塌地往下垂，金黄一片，跟小瀑布似的。每朵花就四片花瓣，薄得透光，花瓣上沾着细粉。这花先开花后长叶，大概是为了让花朵更显眼。好看是一回事，关键是皮实，根扎得深，抓土牢，秦岭山坡多雨，种它能护着路基。

要说看花，汉中有条路值得跑——洋县五岭观花环线，全程32公里，绕着山转，串起一片片油菜花田。从印象洋州广场出发，到骊河，湖水映着两岸黄花和青山，像画儿一样。田岭村的梯田一层层往上摆，油菜花跟着往上爬。最绝的是天庄天梯，山坡陡得厉害，花从山脚铺到山顶，跟天梯似的。最后一站高河河谷，两山夹沟，花铺满谷底，风一吹，花香直往鼻子里钻。这条路修得贴心，隔不远就有停车的地方和观景台。路边农家乐能尝到菜豆腐、热面皮。想想朱鹮，还能拐去朱鹮生态园。三四月去，花开得最旺，赶早或傍晚光线好，开车转一圈，三四个小时差不多。

其实在路边种树这事，老祖宗早就在干。《国语》里写“列树以表道”，种树来标路。那时候的树，跟现在的路牌一样，是基础设施。《周官》里还提到专门管这事儿的官。西魏有个刺史韦孝宽更绝，嫌修土墩计里程太费劲，改成一里种一棵树，十里种三棵，百里种五棵，行人看着树就知道走多远了。

最有名的是翠云廊，那是金牛道上的古柏路，光剑阁段就留存着七千多棵古柏。明朝有位知州曾栽了几十棵柏树，还下了禁令严禁砍伐。几百年过去，夏日从柏树下走过，烈日被层层枝叶遮挡，清爽宜人。

古人写行道树的诗也多，白居易那句“青青一树伤心色，曾入几人离恨中”，说的就是灞桥折柳送别的典故，“柳”谐音“留”，藏着不舍之情。久而久之，“灞柳风雪”便成了关中八景之一。

中学时，读课文里张晓风的《行道树》，那句“我们是一列树，立在城市的飞尘里”一直记到现在。老师说这是讲奉献的，行道树本该生长在深山里，却被移栽到路边，只为给过往行人遮荫纳凉。那时候似懂非懂，这会儿站在洋县金水的山路上，看着路边的迎春花，忽然又想起了那篇课文。我们作为高速公路的守护者，不也正是这条高速公路的“行道树”吗？

无论在山野还是在城市，这些立在路旁的树，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每一个清晨、每一个路人、每一辆车、每一个季节。它们的故事，从《国语》的“列树以表道”，到汉唐的灞桥青青，再到今天秦岭山间的迎春花开，已经讲述了两千多年。而我，只是这漫长故事中一个短暂的聆听者、参与者，在秦岭山中，静静见证着一年四季的更迭。（作者供职于西汉分公司）



老槐为家乡发展让路

文 / 图 梁萌迪



年前返回回邑老家，途经县道310时，我突然发现道路两侧的老槐树被修剪得面目全非。原本硕大茂密的树冠，被生生削去了一半，眼下只剩残缺的半幅树冠在寒风中凌乱，光秃秃的枝干透着几分狼狈，不禁让人心生痛惜。

这些作为行道树的国槐都是30多年的老树。无论是从观赏角度出发，还是从行车安全、生态保护的角度考虑，这般大规模粗暴地修剪，都不符合常理，像是对这些默默奉献的老树不留情面的重创。

往年，公路养护人员会依照国槐的生长速度，对其进行适度修剪，既兼顾树形美观，又确保枝叶不会过度伸展，影响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道路两侧的老槐渐渐织就了一条绵延十余公里的绿荫长廊。每到盛夏，浓密的树冠相互聚拢，搭成一座拱形绿廊，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遮住毒辣的日头。穿行其中，凉意扑面而来，路过的人沉醉在这抹绿意里，成为这条乡间公路最动人的景致。

打我记事起，这些国槐就整齐地矗立在县道310两旁，是我童年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在我心中，这数千棵国槐从来都不只是行道树，它们是守护公路平安的忠诚卫士，更是沿线群众最熟悉的老友，他们见证着村庄的变迁，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儿时的我，总爱和小伙伴站在国槐下，看公路上车来

车往，听风吹过树叶的沙声，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是国槐给予的温柔。可如今，看着这些老树遭此对待，回老家的好心情不由得一点点低落。

车子驶进村里，路过二爸家时，他正在门口劈柴，我连忙停下车。我俩坐在门口，聊起家长里短，聊起了村里的变化。看着他身边堆得高高的柴火，我满心好奇地问：“家里的苹果树不是早就挖完了，这是哪来的柴火？”二爸停下手里的活，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这是前几天柏油路两边修剪行道树拉回来的树枝，我拉了好几车，晒干了够家里烧好一阵子了。”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接着追问：“这么好的国槐树，长得好好的，为啥要修剪？”二爸叹了口气说：“今年咱们这儿要装风力发电机，那些设备组零件全是大家伙，不靠一半树枝，车根本开不过来，也是没办法的事。”

听二爸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先前的气愤与不解瞬间消散许多。原来这些老树的牺牲，是为了风力发电设备的顺利运输，为家乡带来清洁能源的发展机遇。我望着二爸手里的柴火，想起沿途那些残缺的树冠，不由得打趣道：“原来这些国槐是为咱咱邑的风电建设做贡献了，也算是舍生取义，大功一件啊！”说到这里，我和二爸大声笑了起来，这笑声里藏着对老友的不舍与敬意。

这条县道，算不上宽阔，里程也不算长，却是连接沿途几十个村庄、几千名群众的交通命脉，也是乡亲们走出村庄、通往外界的必经之路。路旁的国槐在三十余年的光阴里，守护着公路畅通，装点着乡村风景，承载着沿线几代人的交通记忆。来年春暖花开，它们定然会重新抽出新芽，慢慢舒展枝干，依旧坚守在县道310两侧，继续守护着这条家乡路。（作者供职于咸铜分公司石门收费站）

耀旬公路百日红

文 / 图 李婷

去年盛夏的铜川，暑气漫过山峦，我行驶在耀州至旬邑的公路上。这条连通红色照金、串起山野村落的通途，一路走来最亮眼的色彩，不只是往来车流与层叠远山，而是沿路灼灼盛放、绵延不绝的百日红——紫薇花开，灿然百日，绘就一路红妆、四季宜人的公路风貌。

百日红，学名紫薇，是千屈菜科落叶小乔木。它不与春花争艳，而在盛夏热烈绽放，并以花期长、适应性强、景观效果佳，成为公路绿化优选花种。从耀州启程，沿耀旬公路西行，柏油路平整舒展，两侧绿篱簇拥，百日红次第铺开。粉白、嫣红、淡紫，它如公路两旁的红色卫士，开得沉静而热烈。一簇簇、一丛丛，倚着护栏、挨着村头，顺着山势蜿蜒，像大地捧出的巨幅锦绣。纤枝疏朗、花形优美，红似烈焰，粉若云霞，紫如幽潭，车行其间，落英轻扬，步步皆景，美化公路环境，提升驾乘体验，让公路成为流动的风景线。

耀旬公路是铜川市耀州区通往照金革命旧址的红色旅游要道，承载着初心与记忆。如今，沿路的百日红以热烈姿态，为红色征途添上温情底色。它之所以被大量栽种，皆因其生命力格外顽强：它耐旱、耐贫瘠、耐日晒、抗风雨，在黄土高原的复杂地质环境下均可扎根生长，可以说有土有水即可移栽成活，且管护成本低、成活率高，适合大面积公路绿化。它的花期从初夏至仲秋，长达百余日，故得名“百日红”。它树形适中，不遮挡视线，能确保行车安全。它生长速度较缓慢，树冠大小均衡紧凑，不侵占道路空间，且根系浅、扩张温和，不破坏路基、路面及地下管线，兼顾绿化效果与道路设施安全。它生态价值突出，对二氧化硫、粉尘等污染物抗性强，能有效滞尘、减噪、净化空



气，改善公路沿线生态。它后期耐修剪，养护简便。长达百日的花期，让路旁景观效果稳定持久，扮靓了乡村风貌。

与百日红相近的花木各有不同：千日红为草本，花呈球状，与乔木紫薇形态迥异；大花紫薇同属近缘，叶片、花朵更大，树形更高；紫荆花早春绽放，花贴枝干而生，花期、花型差异明显；银蜡、赤薇为紫薇变种，仅花色不同，生长习性基本一致。

车行耀旬公路，车窗外百日红与白墙黛瓦相映，与村落炊烟相伴，与清风流云相依。目之所及繁花似锦，心之所感岁月温柔。驻足远眺，村民门前花影摇曳，震荡标线温柔起伏，油岭河大桥横跨山谷，缆索护栏与花树相依。移寨村的果园泛着新绿，独石村的壁画在花影里更显醒目，炊烟与花香交织，把这条公路旅游线酿成看得见、闻得到、走得近的田园诗。

养路人的身影常在花树间闪现。他们修剪枝丫、养护路面、浇灌花木，护一路坦途，育一路繁花。百日红映红公路、扮靓乡村，赋能旅游，让耀旬公路成为有颜值、有温度、有特色的生态之路、幸福之路。（作者供职于《陕西公路》编辑部）

家乡的342国道：槐影三十年

文 / 图 姚铭敏

写下名字，小心翼翼挂在稚嫩的树苗上，仿佛许下了一个郑重的约定。

从小学到初中，那些小槐树成了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一有空闲，便约上伙伴，提着饮料瓶改的小水壶、拎着水桶，给树苗浇水、松土。明明力量微小，浇下的水对于一片土地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却依旧乐此不疲。那是少年最纯粹的期盼，盼着它们扎根、抽枝、长大，长成能遮风挡雨的大树。

深秋入冬，寒意渐浓，学校组织我们拉着架子车，跋涉二十多公里去山里挖石灰，为小树刷白防虫。出发前，每个人都带上干粮和水，一路秋高气爽，山野如画，道旁的酸枣挂满枝头，红得透亮。边走边聊，酸甜生津，牙齿酸得连干粮都咬不动，连自带的水都忘了喝。一路上打打闹闹，说说笑笑，看不尽的秋色风光，美不胜收。早上九点出发，傍晚五六点才觉，整整一天的奔波，年轻的我们却丝毫不疲惫，只觉得满心欢喜与畅快。那些颠簸的山路、清甜的酸枣、沉甸甸的石灰、一路的欢声笑

语，至今想来，依旧历历在目，清晰如昨。

岁月匆匆，离家已有二十余载，世事辗转，这一路的国槐，依旧是心中最温暖的归途。如今每次回家，去职田镇上都不愿意开车，总要开着家里的三轮车载着孩子，慢慢穿行在槐影之中。当年纤细的树苗早已长成参天大树，枝繁叶茂，两边的树冠在空中交错相连，烈日被层层绿叶遮挡，整条路宛如一条幽深清凉的绿色隧道，风一吹，槐叶沙沙作响，满是温柔。孩子总会惊喜地指着头顶的绿荫喊：“妈妈，你看，像绿色的隧道！”这时我便会轻告诉他，这就是妈妈小时候和同学们亲手栽种的国槐。

当年亲手挂上的认领牌早已不知所踪，那些稚嫩的字迹也已消散在风里，可每当看见这一片浓绿，少年时的欢笑与汗水、期盼与执着，便会一一涌上心头。如今

这些槐树在养路工人悉心照料下，矗立在国道两旁，守护着家乡的路，见证着岁月的变迁，也将三十年的乡愁与眷恋，深深扎根在这片故土之上。

一树年轮，一程岁月。槐影依依，已是三十年。（作者供职于高陵收费站）

